

撰文：匡翹  
攝影：譚志榮、鄭樂天  
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

日月舞台  
FACES

30

31



# 起 述 蒼 茫 馬 玉 江

訪問那天，雨已連綿不絕地下了數天。咖啡店裏的馬玉江談着談着何謂蒼茫，突然，他想到詩人周夢蝶的一句話。「那句話是什麼呢……哎，你還是把筆給我，我寫下來就會記得了。」「世無所謂或然、偶然與突然，一切已然，都是本然，必然與當然。」馬玉江如是寫下。然而到底也是記錯了。那句「都是本然」，該是「皆屬本然」。記憶就是這麼一回事，無論你嘗試用什麼方式記住，與真實歷史必定有着距離。

馬玉江希望在這次創作中呈現個人與歷史的蒼茫感。牆上攝影作品為高雄旗津看過去的台灣海峽。

## 召喚物之必要

記憶不可信，那就不如談年歲。馬玉江今年二十七歲，遠看樣子成熟，眼神帶悍，坐在他面前，卻又看得出他年輕柔軟的一面。這是他的二十七歲。在他的作品裏，出現過另一個人二十七歲的模樣，那是他的母親。

母親是馬玉江的創作母題之一。媽媽死時，玉江只有三歲，他與媽媽就只得一張合照，拍照那年，他媽媽二十七歲，還未知道自己的生命終點將至。在名為《與媽媽唯一的合影》的作品中，馬玉江將合照畫成畫，但就將畫中的自己，畫成當下自己的模樣。這系列作品一直延續，而他剛畫好的一張，他已與媽媽同年了。「媽媽是在我三歲時去世的，原因是哮喘。在她離世二十周年的忌日，我點燃了二十根佛

香，自己裸身躺在香下，讓香灰灑在我身上，香燒完了，就在我身上留下疤。這行為我會每五年做一次，直到我去世。」這是他另一件作品，名《媽媽，我想離你更近一些》。他自身就是作品的一部分，「焚香的煙讓我體會到媽媽的痛苦，而香灰掃走後會留下傷口結疤，這代表了我對母親的想念。」

然而想念是什麼？我們常說「miss」，所謂想念，必關缺失。馬玉江作品裏的情緒（或曰由情緒提煉出來的作品），往往關係到缺失。母親的缺席，讓他想要通過作品去接近她，又或說，召喚那缺席的人。這種召喚需要通過某些具體的事物，例如說，讓玉江體驗到母親哮喘之苦的煙，或是那唯一的合照。沒有這些具體事物，生死兩茫便無從連接。



## 中性的抒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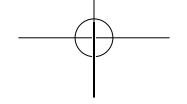
馬玉江的作品，常常會被納入概念藝術的範疇，但他自己並不同意。「概念藝術往往就是藝術家先有一個概念，然後從這出發創作出對應的作品。但我作品的起點通常不是概念，而是感受。抒情對我來說是中性的字眼，也是我的工作方法。當我感受到某些情緒，那情緒在我身體內，整個人很不舒服，需要通過創作，讓情緒排遣出來，這樣子才得到痛快。」

馬玉江在中央美術學院畢業，當時修的是公共藝術。基於「公共」觀念在中國之矛盾，他慢慢將創作靈感回歸到自身。「作品必須從自己的身體長出來。」馬玉江說，「我比較關注作品跟自己的關係。抒情的情，對我來說指的就是情緒。這是難以用日常的語言去形容的，我就用了藝術的語言去表達。」

關注自我的藝術，有時會因為太自我，便成為只瞪着自己肚臍的藝術。這種指控對於八十後似乎又更合理。「我始終覺得，個人感受於藝術創作是至關重要的。抒發情緒與表達情緒是兩回事，重點是在作品裏找出情緒的普遍性。」

## PROFILE

1988年生於山東章丘，少隨祖父習書法及傳統詩詞，後考入北京中央美術學院公共藝術系。住在北京近十年，近年搬到香港。沒有同代藝術家易見的浮躁，馬玉江作品常常展現時間變化對人的影響，採用更廣闊的視角創作，並以當代藝術語言表現出來。他一直相信作品需要從自己身體出發，有了確切的情緒，將之轉化為作品，再在其中彰顯藝術的普遍性。主要展出有《與我有關》（北京上苑國際藝術館）、《不在圖像中行動》（北京當代唐人藝術中心）、《我有問題嗎？》（北京798四面空間畫廊）等。



「我始終覺得，個人感受於藝術創作，是至關重要的。抒發情緒與表達情緒是兩回事，重點是在作品裏找出情緒的普遍性。」

## 盛載蒼茫的故事

因此我們終於提到蒼茫。這是一種情緒狀態，難以翻譯，也極難用別的字詞作相應的形容。一般來說，我們也會以故事作載體，去描述那情緒狀態。例如說，喪母的情緒是難以形容的，但失去母親這回事卻可以準確描述的，即便你還未失去母親，通過描述那處境，你也較易理解到那悲傷。然而蒼茫呢？蒼茫可以用怎樣的故事盛載？

馬玉江的作品《蒼茫》，背後有一個觸發創作的故事，這同時也是馬玉江選來盛載蒼茫的故事。那是詩人周夢蝶的故事。

「2013年的5月，」馬玉江繼續流露他對數字的敏感，「我在台灣與周夢蝶見面。周公說了自己離開媽媽的故事。那年他二十七歲——好巧的事——希望加入國民黨青年軍，他媽媽不肯，他就跪在媽媽房門外，跪了一晚。他媽媽也沒親口批准他當兵，只是他奶奶走過來說『你媽媽准你去了』，他就離開家了。後來他隨國民黨退到台灣，晚年再有機會回到大陸，媽媽早死了，其他家人也早散失。」

「我的夢想是每天跟媽媽一起吃飯。」周公這樣對玉江說。然而在歷史洪流中，誰也作不了主。周公渡海到台，在台灣海峽遙望高雄港，頓時明白了何謂「蒼茫」。

人在歷史跟前是渺小的，只能孤獨地面對未知的將來。

個人歷史與公共歷史，在這裏就通過對「蒼茫」的感受聯結起來。周公的蒼茫來自二戰，來自離開家人的個人歷史。而馬玉江的蒼茫，則是從周公的故事投射到自身。從離開母親的痛苦，到個體顛沛流離的經驗，甚至推演至政治歷史的巨大無常。這次見面對馬玉江影響甚大，同樣在國家的土地上飄泊，同樣失去了母親，玉江理解到周公的處境，而通過作品，玉江將處境的巧合，放大到人類共通的程度。

## 巧合與無常

藝術家可以捕捉到現實的巧合。訪問當天，雨下個不停，也是剛好，那是農曆四月初九，就是玉江媽媽的忌日。「2013年，我與周公見面前幾天，剛好是媽媽的忌日，我身在花蓮，那天也下着雨。去年我在創作這作品時，也剛好下着雨。這也是好巧的事。」

2014年5月1日，周夢蝶去世了。這日期馬玉江也記得清楚。失去了這個在知性上可以溝通的人，他再次嘗試以之為創作靈感，創作出《蒼茫》系列。這系列有百多件作品，包括了二戰時的戰爭照片，及馬玉江拍攝的台灣海峽近照。「那是在十二月時拍攝的。周公也是在十二月到達台灣，我想這比較能呈現他眼中的風景。」

因為畫廊空間所限，這次在香港的展覽只展出其中十三幅作品。

馬玉江刪除了照片中關於戰爭的元素，如諾曼第海灘及珍珠港的戰鬥場景。與他重畫與母親的合照不同，合照內的自身一直成長，但在戰爭照片中，戰爭被刪去了，火炮硝煙不復存在，卻沒有什麼可以補上，結果畫面呈現叫人不安的空虛。「我是試圖重現該地域原有的寧靜。」他說，不是為了抹去歷史，反而是在藝術創造中，還那時代一個安寧。這是藝術可以做到的微小慰藉。

「周公的詩，是那麼純粹。我把火炮硝煙刪去，許是出於對乾淨純粹的嚮往吧？雖然我沒有親身經歷過那戰爭，但是我同樣有那種什麼也抓不住的感覺。比如說我在媽媽的死亡面前，我什麼也抓不住，比如說周公在戰爭面前，他去到高雄，一個自己從未去過的城市，在他的命運面前，他也是一樣，同樣是一種蒼茫感，好像天、地，什麼也沒了，然後你在那空間裏，什麼也抓不住，有一種無力、無奈、無常……對，就是抓不住。」玉江無法用言語表達，他努力找尋字詞，但那抓不住的感覺就是抓不住，所以就有了他的《蒼茫》。馬玉江就是這樣，以個人的視角，將個人經驗契合到歷史的巧合與無常，從自己的母親到一代人的顛沛，從自我到公共，這是馬玉江選擇的述說方式。▶



周夢蝶(左)與馬玉江合照，在台北新店家中。

## 孤獨國國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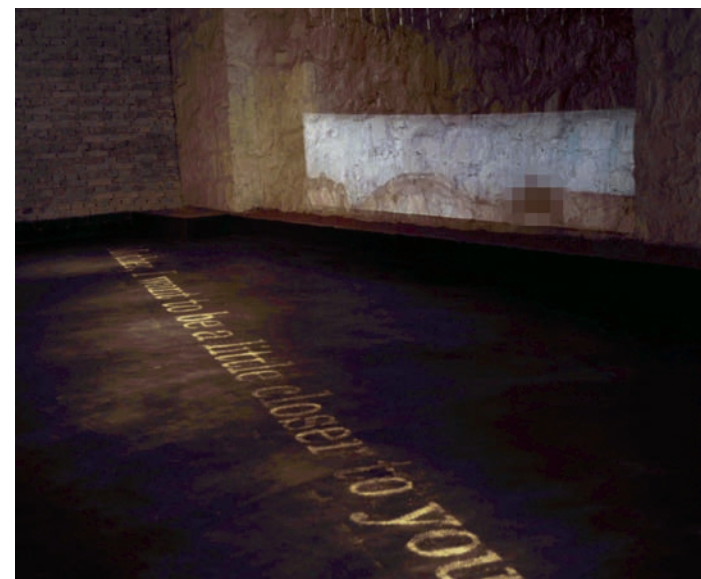
周夢蝶(1921-2014)，人生經歷無盡錯位的詩人。生於河南省浙川縣，本名周起述，筆名取自莊周夢蝶。遺腹子，個性沉默內向，國學底子深厚，其作品古典精緻。青年時期自願加入國民黨青年軍，到1948年隨軍遷往台灣，遺下髮妻，及兩子一女。退伍後於明星咖啡館門口擺書攤賣書，專賣詩集及文哲書類。信佛後終日默坐鬧市，自由自在，成為六七十年代台北街頭的藝文「風景」。生活有如苦行僧，身無長物，卻惜字如金，作品有《孤獨國》、《還魂草》、《十三朵白菊花》等。

32

33

(左) 2012年，《媽媽，我想離你更近一些》在北京上苑藝術館展出。

(右) 《蒼茫》系列，1941年偷襲珍珠港的歷史圖片，馬玉江把原圖中的戰爭元素抹去，留下乾淨的海灘、海和天。



《馬玉江：蒼茫》

日期：即日起至7月11日

地點：Pearl Lam Galleries SOHO

藝術門（香港上環皇后大道西189號西浦SOHO189

地下及一樓一號店）

票價：免費

查詢：2857 1328